



清儒學案

世華



□ 12

3276

47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9786
73

Table with 4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門 12
號 3276
卷 47

清儒學案卷九十五

天津徐世昌

頤谷學案

頤谷中鄭攻王疏證一書見者歎其堅卓且熟精選理雅
擅詞章可謂華實並茂者矣晴江勤勤補郭治四書雖匡
朱註而仍極推崇蓋不拘於一先生之說述頤谷學案

孫先生志祖

孫志祖字詒穀亦字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刑部
主事洊歷郎中遷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歸遂不復出先生治
經專宗鄭氏以爲說經不尊信康成大道歧而卮言出背康成
由王肅信王肅由宋人王肅背經誣聖僞造家語及孔叢子小
爾雅並作聖證論改易漢以上郊祀宗廟喪紀之制惜魏時王

基孫炎馬昭難王申鄭之書皆不傳於是作家語疏證六卷集羣書之異詞證肅之改竄謬妄以明家語之非古本又集駭聖證論並疏證孔叢小爾雅皆非古本其書未成又病宋明人率臆刪削古書善本甚難得嘗輯風俗通軼文刊入盧氏羣書拾補中復輯謝承以下諸家漢書以補姚氏之駟輯本之闕屬子同元輯六韜佚文以補元豐七書刪本之闕平生心得手自錄記經史雜說若干條仿困學紀聞考古質疑之例爲讀書脞錄七卷素精選學撰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李注補正四卷文選理學權輿補一卷並行於世嘉慶六年卒年六十有五

參孫星衍撰傳

家語疏證

相魯第一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案左定元年傳云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孔穎達正義云孔子之爲司寇也在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王肅以孔子爲司寇事實顯著其爲司空無聞焉意以溝合墓道職近司空遂以此事屬之爲司空時與左傳違非也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節

案左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蓋是時候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內釁頻仍故可乘勢墮之而季氏叔孫氏亦俛首聽命耳至成無畔臣孟氏倚爲保障卽圍之而弗克矣不得以墮三都張大其詞謂孔子之政令得行於三家也公羊傳乃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而史記家語並述之

以爲出於聖賢之謀略過矣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墮都辨謂其謀非出孔子良是

始誅第二

其談說足以飭褒榮眾

案飭褒榮眾當從荀子作飾褒營眾

致思第八

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

案此二語說苑所無而實足以定管仲不死子糾之案宋儒桓兄糾弟之說與史記荀子諸書俱不合非也尹起莘之論王珪魏徵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寮屬

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足

發明家語之說

有懸水三十仞

案注八尺曰仞僞古文尙書旅獒爲山九仞傳亦然正義曰

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爲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

尺曰仞與孔義異愚疑僞孔傳與家語並出王肅之手此亦

其一證

趙岐孟子注作八尺包咸論語注王逸大招注並作七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節

案孔子適周之年謂在魯昭公七年與昭公二十四年者皆誤也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敬叔固未生卽昭二十四年孟僖子甫卒敬叔亦安能出門從師且明年昭公卽孫於齊矣

安得請於魯君而資車馬以適周蓋敬叔之從孔子學禮斷
在定公之世家語正論解云南容說叔仲孫何忌既除喪
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以僖子遺命使
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其言可信非昭公世明矣然莊子
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則在定公十年是時孔
子方仕魯爲大司寇會於夾谷攝行相事又安得適周問禮
以愚斷之當在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時史記世家所云
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
時亦卽家語所云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
千焉是也且攷春秋是年日有食之亦與禮記曾子問所云
從老聃助葬日食適合

又案孔子聖人之後也云云襲左昭七年傳車一乘馬二匹

豎子侍御襲史記孔子世家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以王也襲左昭二年傳韓宣子語

孔子觀乎明堂節

案淮南主術訓云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
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王肅遂影撰爲孔子事又周公負
成王圖見漢書霍光傳故并以爲孔子適周而見之也其明
鏡所以察形云云襲大戴禮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篇說苑
尊賢篇韓詩外傳七又案注世之博一作傳學者謂周公便履
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本指成王鄭注乃云天子周公
也其說固謬世之爲鄭學者乃并周公攝王位及郊祭六天
之說而信之嗚呼何其蔽也予謂王肅僞撰家語以駁康成

固不足信然其糾正此二事實爲古今篤論非馬昭之徒所及

又案禮記正義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則康成固知周公之未嘗攝王位矣乃於明堂位注又云周公攝王位自相矛盾

又案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釋文本或無周公字蓋去此二字則可無攝位之嫌此節是泛言明堂位之義所以明諸侯尊卑者如此詞不繫乎周公也否則周公已攝王位下文何以又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乎

六本第十五

無務農桑

案農桑墨子說苑竝作豐末末與本對家語作農桑蓋以字

形相近致誤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八

又案以曾皙之賢曾子耘瓜誤斬其根何至擊以大杖至仆地不知若曾子之欣然而起援琴而歌則孝之至也使果有此事孔子聞之亦必不怒而弗內何以援舜事瞽叟爲比而反責曾子之不孝乎夫瞽叟之欲殺舜處心積慮蓋非一日故舜可宛轉避之若猝予大杖本無欲殺之心其子亦安能預知而逃走也吾謂此事蓋好事者爲之諸子習非爲是曾不加察三人言之則市真有虎矣

又案洪邁容齋三筆云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詠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

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哲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哀公問政第十七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案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正擇善固執之實事王肅不知而妄刪之朱子又疑家語有缺文或爲子思所補不知是王肅刪而非子思補也蓋緣家語勦襲諸子之言平易而大醇者居多朱子不疑其僞耳梅鶯論僞古文尙書謂朱子之明過于鄭僑晉人之欺甚于校人予於家語亦然

顏回問第十八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節

案魯臧文仲武仲皆不爲聖人所許然就此二人平心論之文仲究賢於武仲也武仲之據防求後孔子責其要君實與亂賊無異家語但見左文二年傳載孔子譏文仲不仁不知又襄二十三年傳云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似文仲不智而武仲智遂撰爲顏回問二人孰賢而子以武仲賢答之夫武仲惡可以稱賢哉家語是非多謬於聖人知必非孔子之舊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

毛本脫从左宣九年傳正義增

宣淫於朝節

案此因左傳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數語而傳會之然大謬也洩治不幸仕於亂朝直諫捐軀忠之至也洩治誅而靈公弑矣陳之不亡若綫豈有舍陳之君臣而反責洩治之理大夫例合書名春秋書陳殺其大

夫洩冶本無貶詞左傳所載孔子語半屬後人依託本不足據然就左傳而言亦似傷洩冶之死非其罪而無甚深文家語乃撰爲子貢問答之辭責其懷寵不去死而無益其何以開忠諫之路乎胡傳謂冶雖效忠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尤謬

五帝德第二十三

喬牛之孫瞽叟之子曰有虞舜

案此但言舜爲螭牛之孫瞽叟之子不云是黃帝九世孫也據左昭八年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而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叟竝無幕之名可見帝繫所紀世次多不足信蓋舜祖幕不出自黃帝與堯非一族故得娶堯之二女也

冠頌第三十三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

案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曰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明堂位正義曰鄭康成用衛宏之說與王肅異

又案公羊隱元年傳疏引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蓋王肅陰襲古尙書說也

又案書洛誥朕復子明辟僞孔傳云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正義曰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志祖案此亦僞孔傳與家語竝出王肅之一證

廟制第三十四

是故天子立七廟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云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祖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蓋王肅不以七廟爲周制故於此引禮記而增一句曰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以傳會

其說痕迹顯然

又案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據緯書鉤命決云殷五廟至子孫六此引逸書蓋在湯時故云五世之廟僞古文咸有一德乃改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云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宗祖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與肅所言無不脗合予故疑二書之出於一

手也

廣雅釋室云
廟天子五

辯樂解第三十五

吾雖以擊磬爲官

案此語王肅所增四書釋地又續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自一人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集注本家語云襄

卽孔子所從學琴者非志祖案師襄與論語之擊磬襄漢書人表列爲二人是也然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誘已注云師襄魯太師矣誤不自王肅始其云太師尤誤也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參後母遇之無恩

案家語載曾子以黎

後漢書鄧曄傳作蒸黎

蒸不熟出妻一事愚謂以

曾皙之賢曾子之孝一門雍睦安得有此蓋與孔氏三世出妻事同爲流俗妄誕也他書亦無所攷唯白虎通諫諍篇有引傳曰曾子去妻藜蒸不熟語耳攷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間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今本外傳闕

然則曾子喪妻而非出妻矣

顏氏家訓後娶篇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

吉甫汝不及伯奇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案論語牢曰子云鄭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論語記聖門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史記弟子傳無琴牢王肅增之又牽合孟子左傳之琴張爲一人於子夏問篇載琴張事增孔子之弟子五字竊疑論語牢曰字子牢者是別一人非琴張也琴張疑不在弟子之列如謂孟子與曾皙並稱狂士列爲弟子則牧皮亦弟子乎至趙岐注孟子賈逵鄭眾注左傳並以琴張卽子張則尤誤也

白水碑以琴牢琴張爲二人唐封典因之

本姓解第三十九

或者天將欲

毛本衍與字

素王之乎

案素王之稱出於莊子天道篇史記殷本紀當時人未嘗以目孔子也家語此段未詳來厯大抵亦勦襲之辭論衡超奇篇云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定賢篇云孔子素王之業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在新論杜預左傳序云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丘明爲素臣素相素臣名目尤屬臆撰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案三年之喪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月蓋鄭以祥禫間月王以祥禫同月也康成之說本之戴德喪服變除白虎通喪服篇同確有依據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正義云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

無所繼亦云是日足相證明又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謂是祥月之中孔氏駁之曰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說尤明暢故二十七月之制迄今行之乃王肅旣創爲短喪之說竟於家語襲禮記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語復增過禫二字以曲證其祥禫同月之說何其妄也書僞古文太甲中孔傳亦主二十五月之說疑肅一人所作

又案南史王淮之傳云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箸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

朝野一體則家無殊俗從之

宋書同

後序

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案此說甚誣閭若璩有孔氏二冤辨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始於孔子謂伯魚子思子上之母也檀弓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據正義是孔子令子伯魚喪出母爾非孔子自喪其出母也如後序之說叔梁紇始出妻是孔子有出母矣誣孰甚焉年六十卒於家

案史記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閭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曰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

者也計其生年當不誤也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傳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辨矣

讀書脞錄

詩大賂南金正義云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

云厥貢鏐

僞孔傳本作鏐

鐵銀鏐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以鑄三鐘攷工記

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青白赤也案僞孔傳亦云金銀銅也與王肅同亦王注多類孔傳之一事所以疑僞傳出於肅造也

詩東門之池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見秦誓傳

儀禮士昏注壻悉計

反从士从胥俗作埤女之夫案此皆陸氏釋文語誤刻作箋注者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乃據此爲康成曾見孔傳又云鄭作反語有此一條以百詩之精博猶不免爲俗刻所誤益信讀書之難也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康成撰述有孝經注而謝承書無之或疑

謝氏脫誤非也康成孝經注晚出前世通儒並疑其僞南史陸

澄傳云康成自敘所著眾書亦無孝經注此爲明證

一說是康成孫小同

撰近人所刻古文孝經孔傳謂得之日本者尤不足信

大唐山語開元

初劉子玄奏議請廢鄭注孝經依孔注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今驗孝經非鄭康成所注凡十二條

周禮大宗伯疏引緯書文曜鉤天皇大帝之號又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其下引鄭康成注云天皇北辰曜皖寶此文曜鉤注語非爾雅注也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沈列之康成爾雅注誤矣隋書經籍志有康成孟子注亦疑誤

朱子記嵩山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日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庖于俊問對之語以爲連合經傳輔嗣實本於康成案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其二篇爲上下經而十篇則十翼也費直以十翼本解上下經故不自爲章句非變亂十二篇之舊也戴東原先生嘗辨之矣

志祖則謂十二篇次第康成亦未嘗改易高貴鄉公所云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蓋謂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仍自爲一書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己注附於經文者不同故帝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氏何獨不謙也康成注經未嘗輕改一字寧有變亂古經如是邪然則以傳附經實始亂於王弼以爲始於費直鄭康成者皆誤

尙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一作誠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爲帝典以僞古文有舜典也改禹貢爲大禹以僞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繇謨增出益稷亦與僞古文符合至六

誓改泰誓尤謬予向疑僞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益信

詩木瓜毛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案此語見孔叢子記義篇毛公不應引及蓋僞作孔叢者因毛傳此文撰孔子讀詩論斷之語蔓述他詩以足成之爾非毛傳引孔叢乃孔叢襲毛傳也或曰毛傳此文即王肅竄入王肅竄改毛傳見盧抱經龍城札記孔子語總釋木瓜全篇詩義毛公如果引之當在敘下肅知毛不爲敘作傳句無可附乃於末章竄入之以爲西京大儒蚤讀孔叢之左證不知其竄入之迹可尋也然則孔叢亦王肅所撰無疑矣

按先生讀書脞錄學海堂經解節刻說經諸條茲擇其羽翼鄭氏存真祛妄尤有心得者以當發凡其攻王氏之說

亦舉一二大端庶使未成諸書存梗概焉

文選考異序

毛氏汲古閣所刻文選世稱善本然李善與五臣所據本各不同今注既載李善一家而本文又閒從五臣未免踳駁且字句譌誤脫衍不可枚舉國朝潘稼堂及何義門兩先生並嘗讎校是書而義門先生丹黃點勘閱數十年其致力尤勤又有圓沙閣本不著題跋而徵引顧仲恭馮鈍吟評語居多意其爲錢氏之書皆少陵所謂熟精選理者也志祖嘗借閱三家校本參稽眾說隨筆甄錄倣朱子韓文考異之例輯成四卷以正毛刻之誤至汲古閣本卷首列錢士謐重校者較之他本爲勝今悉據此重加釐正其坊閒翻刻之妄謬更不足道云

文選李注補正序

崇賢生於唐初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爲文選音訓蒼雅之學遠有端緒而李注盛行於世學者興顏師古漢書注並稱良不誣也呂延濟輩荒陋無識甚媿六臣之目明汲古閣毛氏本止載崇賢一家藝林奉爲鴻寶顧其書網羅羣籍博洽罕有倫比而釋事遺義亦所不免夫師古書薈萃眾說精矣然三劉吳氏迭有刊落豈積薪之居上亦集腋之易工予用是喟然深思不能已於握槩也曩旣輯文選攷異四卷茲復合前賢評論及朋儕商榷之說附以管窺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李注補正四卷以諗世之爲選學者

附錄

先生學宗康成平生著述以家語疏證爲最精審其他考論經子雜家脞錄備焉阮文達稱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武斷

鑿空之論選學三書理學權輿補爲續汪師韓理學權輿而作
汪氏書分九目其八曰評論先生輯丹鉛錄匡謬正俗猗覺寮
雜記諸書之及選學者補汪氏所未採爲書一卷附焉文選考
異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據錢士謐校汲古閣本以潘稼堂何
義門錢圓沙三家校本旁稽眾說參互釐正爲書四卷文選李
注補正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合前賢評論朋儕商榷並下己
意李注闕者補之誤者正之汪氏說亦並採焉爲書亦四卷

勝錄

文選考異
文選李注補正

先生幼穎悟讀書五行俱下一時有奇童之目浙中夙學全謝
山厲樊榭杭堇浦皆器異之與往來質難年十八試經解見重
於學政雷鉉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考官莊培因策問李鼎祚
周易集解先生對最詳其中式禮部考官裘曰修以黍稷與與

命題惟先生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素世謂稽古之力無媿於科

名

孫星衍撰傳
阮元撰傳

孫淵如曰漢以來傳儒林者以通經詁守家法至晉稍衰焉有
王肅起而亂之至改易制度故肅者經學之罪人也後世至祀
之黷舍旋悟而黜之星衍嘗作六天辨五廟二祧辨又擬集馬
昭叔然難王申鄭之說爲一編而未竟得見先生家語疏證爲
之心折語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
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矣以予所識近世儒林若先生及邵學
士晉涵錢校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中皆彬彬大雅之選不幸
早世文猶在茲乎

孫星衍
撰傳

先生性行醇篤與人交咸有終始盧文弨卒爲編訂遺文勒成一集汪中卒於西湖旅舍爲文祭之送其喪歸其厚於舊故類

此同

頤谷家學

孫先生同元

孫同元字兩人頤谷兄景曾子因無子立爲後少受家訓通經
詁阮文達立詁經精舍選高才生肄業其中先生與焉嘉慶戊
辰舉人大挑知縣改永嘉教諭署温州府教授永嘉地近閩語
言殊異諸生多不明字義先生作今韻三辨分字辨訓辨詩辨
用以教士又著弟子職注永嘉見聞錄

參汪家禧東
里生燼餘集

頤谷交游

全先生祖望

別爲謝山學案

杭先生世駿

別爲堇浦學案

厲先生鶚

別見堇浦學案

盧先生文弼

別爲抱經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翟先生灝

翟灝字大川改字晴江仁和人乾隆甲戌進士授知縣改衢州
府學教授以憂去官起補金華府學教授久之以老乞歸性簡
訥好讀書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苟可資多識者
靡所不覽異聞奇字包孕貫串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
自壯至老日譔述無倦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竭所知
告之反覆數千言不已撰四書考異別爲總考條考貫串精審
折衷求當不囿於漢宋又撰爾雅補郭郭注未詳未聞凡百四

十二事邢疏補其十乃參稽典籍爲備說之又著通俗編凡載籍成言爲世俗口語所常及者一一考其出處析爲三十八類類別爲卷他著又有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稱經證漢書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其涉鄉里文獻者則有湖山便覽草塘辨利院志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資福院志在衢州箸三衢可談錄屬於詩文評及雜著者則有玉屑篋涉獵隨筆平皋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文稿詩稿乾隆五十三年卒

參梁同書撰傳

四書考異

在親民 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也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似不必更改但其所

謂親者蓋令民自相親非君上親愛之亦非民之親近君上也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親民之事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所言謂卽以釋此經可矣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按藍田呂氏曰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敖惰而辟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所親愛者以辟於人之所親愛云云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之人者也故齊家在於用恕又廬陵胡氏范陽張氏別訓辟爲省察而亦讀以譬音朱子以前未嘗有讀僻者故陸氏釋文所載祇一音而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按書湯誥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卽天命爲性也若有恆性卽率性爲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爲教也千古言性惟成湯權輿而孔氏系出自湯聖門家學淵源莫此爲要子思恐其漸久而晦故特于一書之首切指以正其名後之言性者一準斯傳而不性其所性則自不患于繆戾矣

不敬何以別乎 按舊解具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子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盡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也同屬禮記與其參內則不若參坊記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所生也束皙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

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一以貫之卽甚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 按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不應見少而屢黷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其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魯人爲長府 按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遜于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于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閭閻俾後之爲魯君者

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如是說經似尤覺聖賢見義之大含旨之深羅氏路史禪通記曾旁論及是而語焉未詳竊申而備之

桓公九合諸侯 按自公穀以來俱謂九爲實數周秦兩漢人多有以九合一匡作偶語者釋文九字無音則凡朱子前諸儒俱如字讀未有因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爲糾者也左傳亦嘗見九合字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蓋晉悼公復有九合之事而先儒亦核實數訓之國語載晉悼公謂魏絳作七合諸侯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則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再三與七斷必爲數則九字尤無可疑焉

以德報怨 按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爲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破學於老聃之浮說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 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畔在定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囚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左史兩家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揆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所書經屢寫句內

偶脫一字乃致與左史文若矛盾耳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於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併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按杜氏春秋序以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東周鄭康成所謂成周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論語注曰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

作去聲讀如述而篇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卽季氏輩並正之矣集解集注皆云興周道於東方意未嘗不含此而未昭明後儒乃謂子欲因魯爲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爲東周殊乖繆甚

佛肸召 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卻難以前知之幾爲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仲尼焉學 按孝經疏云劉瓛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

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

堯曰咨爾舜章 按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事專爲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之序舊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于筵尾今詩書序分題于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

序後復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爲序其後更有自記一篇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爲序其後更有補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爲序次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以非十二子篇爲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爲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問以下古原別分爲篇蓋于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

雞鳴狗吠相聞 按此必時俗語故莊子云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老子云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能言距楊墨者節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七篇之書所以距
楊墨者甚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韓蘇張等學與吾
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游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
俟於辨析也惟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尊賢尚德而
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
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於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
力辨之此論未盡然也百家之說雖皆異於孔子然猶陽爲依
附或假託言事以自濟其說蓋其心未嘗不知孔子爲聖人者
獨墨翟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樹旗鼓肆爲非儒之說抵觸聖
人當世惑者遂至以孔墨並稱則墨實異端之渠魁矣楊朱之
學沿自老子老子之寡欲清心尚可節取楊朱則專以放蕩禮
法恣縱嗜欲爲宗其言曰人生奚爲哉爲美厚耳爲聲色耳乃

復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其至樂不能自肆一時重
囚累梏何以異哉夫逸欲之途本人情所易趨加是說以惑之
歸之者不如鶩乎所以天下之言不歸墨則歸楊也若言似是
而非則墨翟猶有尙賢貴義之說楊朱顯背名教以舜禹窮獨
憂苦不若桀紂有縱欲之歡以夷齊矜其清貞而適以自誤以
公孫朝穆縱酒漁色無所不至爲世之真人豈尙有與吾儒略
似處哉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按西河毛氏言孟子不道桓文之事
而爲文多襲管子如省刑罰薄稅斂規矩方圓之正也巧者不
能舍規矩而正方圓諸侯無專殺大夫毋曲隄毋貯粟使稅者
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稅以善勝
人未有能勝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人者也皆管子文愚

謂此類有屬古成語成法彼此共述之者有後人附益管書轉從孟子招人者有其言可採不以人廢言若引及陽貨例者有姑取其事以褒見貶本春秋經彼善於此例者若茲規矩方圓一條辭雖似管子而管仲任法孟子言仁其意旨乃猶河漢而無極矣槩云襲管豈不大悖繆乎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按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扶其藩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

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爲孟子一書之要領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于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久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于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此言遠本管子

管子戒篇

仁從中出

而近受自墨子

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

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

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

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 按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間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閒者未嘗闕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前疑爲之冰釋

附錄

先生家素饒裕有賈業於京師以父命往督之晝則操奇計贏持籌握算凡尺度湊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夜閉戶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日禺中起復治賈人事率

以爲常作爲詩文閤中肆外同州前輩金志章杭世駿等皆與

定交

梁同書撰傳

先生博極羣書搜奇抉奧嘗與梁玉繩論王肅撰家語以難康成欲搜考以證其僞握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讀爾雅謂古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次祭名講武旌旂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所說多先儒所未發類此

梁玉繩
管記

按梁山舟爲先生作傳謂先生嘗著家語發覆然曜北爲孫頤谷家語疏證跋述與先生共論家語之僞不言有是書必當時未卒業也

清儒學案卷九十五終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

天津徐世昌

實齋學案

乾嘉閒休寧高郵諸儒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覈度數寢流爲支離破碎實齋獨伸六藝皆史之旨條其義例比於子政辨章舊聞當時闐寂近數十年翕然宗之述實齋學案

章先生學誠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生而質魯賦稟瘠弱少入塾從同縣王浩學日誦百餘言猶亟亟不赴程已而日親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從山陰劉文蔚童鉉游習聞戴山南雷之說熟於明季朝政始末縱覽子史自具識力知

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札記以俟參攷久之
洞明著作之本原嗣游朱竹君之門遍覽其藏書與名流討論
講貫益審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
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交餘姚邵二雲務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
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東原江都汪容甫同爲兵備所敬
禮而所學興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
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
之大皆所以爲史也嘗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
立三書議畢尙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多異議先
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
湖北通志亦非其舊矣其敘校讐通義謂校讐之義自劉向父
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

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
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
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
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
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
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
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
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
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
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
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
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

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撰通義數十萬言於古今學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立論多前人所未發視唐宋文體夷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皆得體要嘉慶辛酉先生卒時年六十四病中以橐寄蕭山王宗炎爲次目錄道光壬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近吳興劉承幹又輯遺橐增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檢存橐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橐一卷外編十八卷統名曰章氏遺書

參史傳 譚延獻撰
傳 章氏遺書目

文史通義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

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

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

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
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
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
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
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
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
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
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
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
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

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
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
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
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立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
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旣殊又何妨
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愷法
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
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
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
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
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
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

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教上篇

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義農黃帝

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

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

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詳易教篇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

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駟有卦見輟耕錄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謔事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

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經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閒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内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十六國春秋之類或避其名而擬

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苟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

啓閉其門戶饗飮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

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

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眾人斯爲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

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

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伊惠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集伯夷伊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伊惠且無伯夷伊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

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述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

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

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竝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

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

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義畫

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
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
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
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
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
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
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
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
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
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
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

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
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
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
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
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
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
旣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
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
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
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
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

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

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

但旣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

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功德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遡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采色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

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歎抑揚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
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

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伯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闊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

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當日詆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

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

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

傳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

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旣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旣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驚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

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未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

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旣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旣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而陸王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

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

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拌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峰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

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厯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厯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拌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

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沈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

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
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屬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
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
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
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
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
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
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
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
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卽其宣於
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其人亦可
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
是故也昔者劉氏子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
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
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
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
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
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
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姦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
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

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
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
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
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
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
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
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
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
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
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
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
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

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
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
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
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
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
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
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
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
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
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
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

昆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
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昆於陰矣陰陽伏沴
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
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
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
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
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
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
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曰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
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
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

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
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
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
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
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
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
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
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
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
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
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

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文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格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

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人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

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盤悅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

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輦輓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

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攷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

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

篇

漢書謂之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

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

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爲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

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抵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厯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

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敘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攷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詳三變篇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尙存餽羊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攷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

鑑舉要攷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亡失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

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攷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繫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校讐通義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

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

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

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旣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

後而班固敘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麻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敘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嗇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

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著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

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既廣巧法滋多其書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

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敘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
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
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
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
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
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
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
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
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
矣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

班固自注非顏

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

漢書作孫卿子鶡冠

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
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
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
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
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
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
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
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
法以故校讐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盾樵又無詞
以自解也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
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二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

易篆石經鄭玄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詰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

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麻律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別類敘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旣次於經師之

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閒取其發明而已
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
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
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
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
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
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
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
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有所著
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
門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

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閒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
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
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
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
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
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
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
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當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既無互注之例則
著錄之重複大都不關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

辨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

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玄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

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采鄭立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

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遣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肆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胙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

果能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

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日爲之亦自不易學官難得通人館閣校讐未必盡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則窒礙難行甚或漸啟挾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祕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

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祕之謂也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眾手爲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旣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倣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

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之良法歟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尙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

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國柱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讐家所當厯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祕之所不逮歟

附錄

先生與戴東原論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及汾陽縣志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

先生則謂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又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

文史通義外篇三

先生謂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會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爲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徵諸實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比也

文史通義補篇

先生作書朱陸篇後云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

物有合時好以爲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

固不知戴學者矣

文史通義內篇一

王宗炎曰實齋地產霸材天挺史識學古文於朱笥河太史沈雄醇茂過於其師尤長攻難駁詰之文班范而下皆遭指摘自謂卑論仲任俯視子玄未免過詡平心而論夾漈之伯仲也所撰和州志永清縣志簡核可傳爲畢秋帆尙書撰湖北通志謝蘇潭侍郎修史籍考皆未就遺文數百篇及文史通義方志略例校讐通義稿存予家生平不好吟詠臨沒寄余題隨園詩話持論甚正

兩浙輶軒錄補遺

臧鏞堂曰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閎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

丙辰山中草跋

案丙辰山中草見原
鈔本爲先生原書目

徐樹蘭曰先生於經文大義不爲苛姸殊於時流凡所論著皆
胎原周官脈法春秋歸魂太史以復官師聯事之規與汪容甫
之言若合符節

文史通義跋

實齋交游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任先生大椿

別見東原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周先生永年

別見南江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王先生念孫

別爲石臞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劉先生台拱

別爲端臨學案

吳先生蘭庭

吳蘭庭字胥石歸安人乾隆甲午舉人稽古讀書多所纂述嘗
以宋吳縝著有五代史記纂誤因更取薛居正舊史參核益以
昔賢緒論并時人所正及者錄而次之爲五代史記纂誤補四
卷又有五代史記者異讀通鑑筆記南雪草堂集

參史傳

周先生震榮

周震榮字簣谷嘉善人乾隆壬申舉人歷官安徽直隸知縣多
惠政擢永定河南岸同知覃研經學尤致力於三禮在官未嘗
一日廢學實齋游畿輔一見如故及宰永清延聘修志徵採文
獻躬親其事故實齋纂錄得實一洗方志之陋相與論文將託
著述以期不朽一時文學之士聞風過訪往復討論實齋稱其

縣衙乃如名山講社云著有周禮萃說四十二卷歷代紀元表若干卷兩漢三國姓名記二十卷正名十卷又養蒙術及文集

詩藁

參章氏遺書周篋谷別傳嘉善縣志

文集

上李觀察書

昨章進士來仰知閣下將撰史籍考此不朽盛業也康熙中朱氏彝尊作經義考三百卷毛氏奇齡歎爲洋洋大觀奇齡目空今古非妄許人者朱氏此書初名經籍存亡考經之籍繁矣史實倍之朱氏去今又五六十十年好學之士如林豈無志于是者而缺焉莫繼則才不逮力不足也今聖天子稽古右文特開四庫館山巖屋壁之書昔人懸千金不得者盡獻于朝煥然炳然兩曜合璧五星聯珠開闢以來未之或有也閣下博聞強記過

于朱氏藏書至十餘萬卷又官通州去京師近館閣中經師碩學皆以文字相交天待閣下不爲不厚閣下自命不爲薄矣史籍考體例自宜略依經義考然經義考亦有未盡醇者歷代藝文志有小學一門爾雅三倉訓詁一例之書也乃有爾雅無字書韻書則小學不備經學有經解一門而經解有專門之解有通經之解今專經之解如杜預何休通經之解如劉向許慎俱著于錄而班固白虎通之等亦經解也因書名無經解字輒輕刪去又何以獨載劉氏七經小傳之流乎諸如此類雖不足爲朱氏病然亦後人考鏡得失之林已著述之必先定體例猶造車之先定矩宣溝洫之必準耜耨也史部分類十七肇自隋志大綱大法于是乎在目錄文集二門俱始唐志史鈔一門始于宋志皆前事之師也史有大原史有專官自黃帝六史以來經

傳凡屬史書一門無論有書無書均宜考訂名之曰古史列于正史一門之前乃史學大原也至于史官建置劉氏知幾考証已詳自唐以來亦須徧考編于各類之末以昭職守經史子集分列四庫由來舊矣然史所賅極廣有宜採于經于子于集兼及類書者文中子云聖人述史有三詩書春秋是也今按春秋尚書俱是史學綱領其後漢魏春秋漢魏尚書乃得有所統宗周官爲職官之祖儀禮爲儀制之祖禮記爲記傳之祖莫非史學淵源詩經觀政考俗所關殊大其後選家大部因詩存史之篇當埒其下諸經旣關於史則本經白文卽當著于錄而經義已有其書但注詳經義考以見相爲表裏之意至經注經學諸書已歸經部無煩重見此其采于經者也取裁于子部者如呂不韋春秋韓非儲說關於記事之篇不可不立法參取小說尙

入子部今宜取以入史部以說部埒之野史雜記明末諸人中
有違礙犯忌諱者列其名注明應燬未燬字樣以歸醇正類書
向入子部宜采有原委者如博物典彙經濟類編之等入故事
門金石錄石渠寶笈之等舊歸子部技藝門宜改入目錄一門
取裁于集部者如漢唐宋元諸家之碑碣記傳狀誄乃史氏傳
記一門之要刪必取摘篇卷著于錄以成大觀凡文集中詔誥
奏議舊歸集部者宜采篇卷入故事門新唐書志有文史一門
論史諸書皆入集部殊非通論宜取論文諸書有論史者概入
史評之下其史評一門如劉知幾史通劉餗史例之等專論體
例者也尹起莘發明劉友益書法之等發揮義例者也汪克寬
考異吳縝新唐書五代史糾繆之等專于考訂者也宜將文史
一門分別巨綱細條別爲史評一門史評之外又有史學如司

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伏虔應劭諸家漢書注之等宜倣經義
考別出本經自爲史學一門以上諸條記憶所及如此未足盡
史籍考之體例也

傳經圖記

學弊於徇世久矣志決科者相關以浮靡趨習尙者相剽以口
耳乾隆甲辰孫郎圻我之自出也與我季子以圻年皆十有四
將學爲文於是桐鄉孝廉葉先生家琬教之四載矣孝廉曰圻
誦九經以圻十一經略能通大義懼其心未之有得則其天易
汨汨其天世將有以誘之而入於徇也予其以國語國策荀卿
莊周韓非之文利導浸淫之決科者聞而斥之孝廉勿顧如是
者一年時則有一二古學之士記醜言誇獵譽公卿閒傳聞所
及蟻附鸞飛一聲音之訛一偏旁之細鉤距周內累百千言爾

雅說文之書車不勝載牛不勝汗也聞孝廉之說猶然笑曰是
其篤於時者與十年木可計乎枯魚肆可索乎或以告孝廉孝
廉慨然曰學不可有所徇也媚今而蔑古徇也竊古而欺今徇
也徇之弊其蘖爲媚其流爲欺其究爲竊庸濫制藝昏夜穿墉
之竊也僞託古人禦人國門外之竊也是皆無得於心以自汨
其天而蝨賊于學者也我徒也可賊哉或曰子不欲二孺子決
科乎如功令何孝廉曰是子之所以遵功令也四子書雖後出
虞夏殷周四代之治法心傳于是乎在猶影也猶響也于易得
陰陽于書得政事于詩得性情于三禮得制度典章影必隨于
身響必根于聲得其身得其聲有不能繪其影與響者乎或曰
何以又進以國語國策荀莊韓也孝廉曰學不可有所徇也古
之人尙矣其傳者未必皆我心之所安其傳而遵于世者未必

卽吾心之所近督其不近者使之近強其不安者使之安是希文王之聖而以昌歟廢稻梁慕曾皙之風而以羊棗易膾炙病已且夫毀譽之來眩其外利鈍之形搖其中雖百倍人之資成功且不能及半況中材以下本無所以自通者哉子未見二孺子之文乎彼其得於天者同乎異乎予分而授之予順其天而不益以人孺子之得心也易予之施教也逸或曰國語國策是已何取荀莊韓之文爲孝廉曰周衰文敝官失其守諸子爭鳴各思以其學之自得者易天下春秋以前道在上故物曲人官傳述者姓氏春秋以後道在下故文章學術授受者竹帛其文不賅不備邪正相雜往往裂于先王之道然持之有故出之有本窮乎達乎無充無絀其有主宰存焉國語數典必追其祖荀卿勸學必歸大分禮之教也國策抵掌陳詞揣摩時勢古者行

人聘問專對之遺也莊周寓言假象易之教也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指歸于賞罰秋官士師司刑之一隅也未數小技造端必于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師承則不能利用千古故醫家有黃帝素問農家有神農野老皆足以法後世況諸子之識其大而心知其意者乎告者唯唯而退圻以所述孝廉之言以告震榮請記孝廉之言於圖後

案實齋作庚辛之閒亡友列傳爲侍朝胡士震沈棠臣陳以綱唐鳳池樂武錢詔徐薌坡張義年顧九苞羅有高曾慎凡十有二人弟子之可攷者止主定州講席有童子孫鍾親受小學爲實齋所契鍾後以應試不遇就雜職著述無聞附紀其名

實齋私淑

姚先生振宗

姚振宗字海槎山陰人生實齋百年之後慕其學說著漢書藝文志考證隋書經籍志考證又補後漢書三國志兩藝文志乾嘉時同里章逢之宗源先著隋書經籍考證僅傳史部先生又正其失實事求是其諸作皆足補前人之未逮卓爲目錄學大

宗參繆荃孫撰文學傳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終



